

郭廷以之史學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引言

郭廷以先生乃一代史學大師，生平著作宏富，曾任教中央、清華及臺灣師範大學，桃李滿門，菁英輩出。特以闢創近代史研究所，陶教裁成一家學派，造就數十位專門近代史後進學者，世稱「南港學派」。早期清華門人有張貴永先生乃成一代西洋史學大師，尚有中央大學之唐德剛、竇宗一，政治大學之鄭憲，俱在國外成名，尤以唐德剛為一代外交史大師，有鬼谷先生之譽，其造就第一代門人尚有王聿均、李毓澍兩人，各有專書問世。

郭夫子第二代門人，以在南港創設近代史研究所，而收錄後進學者有呂實強、李國祁、鄧汝言、李作華、王萍、王璽、王樹槐、李恩涵、林明德、陳三井、黃福慶、張朋園、張玉法、張存武、張秋雯、趙中孚、劉鳳翰、陶英惠、陸寶千、陳存恭、蘇雲峰、魏秀梅、謝文孫、郭正昭、馬天綱、許大川、李本唐、史靜波、賈廷詩、吳章銓、亓冰峰、李正三等人。鄙人忝附驥尾。此是南港學派陣容，出於郭夫子親手調教，皆是入室弟子。

大師陶鑄人才，言教身教同時兼施，創設近代史所，無論所務百忙，仍必時作學術講演，所中留有大事記可據。門人但凡受教，各本其志趣而有重點用心，再加分派各樣編輯工作，遂被一一領入治學門徑。雖是同一近代史領域，而各自發展，各有成就，各具特長，各展才智，乃使同一師門而人才

濟濟。

南港學派成名家者不下二十餘位，各本專業，俱能獨當一面，著書立說，建立學術聲名，無從於此一一列舉。

郭廷以先生於 1975 年在美病逝之後，門生故舊及學界同道，懷仰典型，多有追憶載述。其重要結集之書有四種：一為《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》，陳三井主編。二為《走過憂患的歲月》，陳三井主編。三為《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》，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叢書。四為《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》，李國祁主編等書。具見門人友朋等後學感承師道之隆，依念教誨之恩。

我輩門生後學紀念先師，多人宣白，多樣陳敘，足以暴表大師創此學派，造就專門名家之繼承者。夫子當必含笑九泉，慰其辛勞，各負才學，獨當一面，亦無負夫子所教，自不待言。惟以我個人反省疇昔，體察生平受益，乃有今茲造詣，則所得者厚，而報恩者甚微。夫子歿後，做文涉論夫子學問者，有文四篇小作一篇，俱談其教導後學，提携後進，遭遇逆境，忍氣吞聲，多在嗚咽鳴憤，痛恨僉壬，不能將夫子學問專意載述，心實不安。環顧同輩學人，似亦未嘗一意介紹師門學問，頗引為遺憾。我已年在耄耋，怎可一再遷延？終須於此一專文，略加載述所知師門生平學問。要向同門師友告罪，大膽操觚，恐不能備覽夫子之學，難免以蠡測海，掛一漏萬。

一、編年史學

在此談到編年史學，世人自是以工具書看待，我人治學，置之几案，每人亦必視為工具書。郭廷以先生在其所著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書中，亦自承認所作是工具書，此乃不爭之事實。

由於如此著作是工具書，而大多學者實亦少人從事編寫此類年表性之書，認為只是死工夫，靠勤奮日積月累而撰著此種工具書，亦往往視為不能代表學問，亦不待之以學術著作。然而我在今日要表達自己的嚴肅看法，我認為若寫一代全面史實之日誌，乃是不容易做之事，一位史家要做此事，須恃查證考察之繁密功力，此其一。眼光須敏銳看出史實關節，變化趨勢，前後呼應之透視力，此其二。必須胸襟開濶，照顧全局，不能有所遺漏。不能有好惡之思，而使記載偏頗，此其三。文筆要簡潔，用字須講究。蓋詞意不同，對史事之描述有不同表現，故須運筆精覈切當，此其四。史家記載一代之史，包羅廣濶，記錄適足明喻真實，此須恃之學力、識力與長期涵泳之學養，看似簡單，實不容易。須知世上許多工具書，決不可能咄嗟立就，精神毅力，必須可恃，世人不能輕看。

郭夫子草撰日誌，取編年史體制，當是古有淵源，乃春秋家之遺風，中國古史之大宗者也。

唐代（八世紀）史家劉知幾著《史通》

一書，首篇提示國史之六家，是謂尚書家、春秋家、左傳家、國語家、史記家、漢書家。（註1）此乃早見史之家派分野，而以《尚書》為最早之書，為六經之一種，西方學者稱之為 *Book of History*。而《春秋》一書，乃據魯國之史，上自隱公元年（紀元前 722 年）以至哀公十四年（紀元前 481 年）為斷。看來《春秋》為晚，亦被列於儒家六經之一，西方學者稱之為 *The Annals of the State of Lu*。當代論史之家檢考古籍傳載，大致言，春秋時期各國皆有春秋，乃有百國春秋之說，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俱有指稱，當知晉、楚、齊，亦各有《春秋》書，有考論可據。郭廷以先生治史之學術所本，蓋即春秋家之一流也。（春秋家派之說，創自劉知幾，本文所據以論史也。）

春秋家所掌之治史工夫，即是此處所論之編年史學。

劉知幾提論六家之後，繼開一章論二體。二體云者，即指編年體及紀傳體之歷史著作，於此自須體察劉氏所辨，春秋家編年體之特長，舉其表述：

夫春秋者，繫日月而為次，列時歲以相續；中國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備載其事。形於目前。理盡一言，語無重出。此其所以為長也。（註2）

看來郭廷以夫子之編年史學，無異於劉知幾之所道，乃是春秋家看家本領。

相較於劉知幾之前說，以觀察郭氏日誌之論旨，則明確可見尤進於縝密周備，器局宏濶。茲舉郭氏所指出的編寫宗旨：

歷史為一不可分的整體，絕非孤立獨處。不祇是時間上有其連續性，空間上亦有其交互性，而以近代為尤著。所謂「六合為一國，四海為一家」，中國歷史已與世界歷史融合為一。此激彼盪，息息相關。這種現象，自東西海道大通之後，愈形來得顯著。到了中英鴉片戰爭，可說是急轉直下。本書記事，開始於鴉片戰爭，而於戰前的中西關係，仍擇要編年，以明其由來。及禁烟事起，始按月日繫事，雖以政治、外交、軍事為多，其有關經濟、文化者，亦儘可能纂入。（註3）

於此一段說明，可以見出郭先生之撰著方針，既須繼承春秋家前徽體制，亦並以著當代史而因應現代世局演變趨向，足以實踐史家撰寫當代史之天職。

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，網羅近代史之晚清部分，純為編年史型制，備載中國所當世界變局，與中國朝野上下之窮於因應，外力衝擊嚴酷，中外交涉頻繁，戰爭連年不斷，國土日蹙百里。此期歷史，真是憂患時代。《日誌》靡不載列，實為當代信史。1963 年刊印問世俱當郭夫子在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任內，百忙之中，親手校印，出此巨

著，殊不容易。鄙人一生研治近代史，凡遇大事，俱能查閱見其原委，簡省日力，可謂方便。

事實上，郭廷以先生之撰著編年史書，最早出版問世者乃是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其中尚有一段周折，原來郭氏早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全稿交付商務印書館排字付印，全書達於一千四百餘頁，卻因抗戰播遷，竟而不能出書。當年已早有羅家倫先生讀到全書校稿，而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撰寫序文，並亦交付商務排印。當節引羅先生序文，以供識者覆案。

郭廷以先生治史是很審慎的。他認為要寫太平天國史，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，用比較的方法，考訂其準確性；再按其時間的順序列舉下來，以時間來統帥綜錯複雜的事實，俾便發現其因果或前置（Antecedent）與後隨（Consequence）的關係，然後可以著筆。結果就成為這部一千四百餘頁的鉅製——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。（註4）

太平天國雖只有十四年興亡史，但在史學領域而言，乃是獨特而專門之史。清廷早在同治十一年刊印《剿平粵匪方略》達四百二十卷，自具廣泛史料價值。至官私士紳之著作，亦在晚時期刊印甚多，惟凡此清代著作，後世俱待之為史料參考，不能儕於

著作之列。凡相關太平天國之學術性著作，其具有權威聲名者則有郭廷以之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簡又文之《太平天國典制通考》及《太平天國全史》，羅爾綱的《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》及《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》，三人俱具大師盛名，而各有研治重點與表現手法，可以博大精深稱譽三位學者。

郭廷以先生畢生從事編年史寫作，勤奮將事。上舉兩書之外，夫子尚有一種更大部頭之日誌，在其晚年完成，在其身後刊印，是即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，自是編年史巨著。郭氏晚年辭去近代史所長職務，流寓美國，仍是寫作不輟，仍能以較為短期之逆旅，寫完其不朽鉅著之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近七十萬字。因此時期，將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之文稿，作整體勘定，於其生前最後一年，草成「備忘錄」三條，明確交代經營原委與增補重點。簡要清晰，足供後世讀者參閱研判，果見一代大師，負責到底。其所條舉，甚值觀覽，茲當引列於次：

一、民國十五年（1926）編者開始撰輯《中國近代史事日誌》，所用圖書報刊及其他資料，以來自中央大學（時名東南大學）、金陵大學、江蘇圖書館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北平圖書館、上海杭州各圖書館者為主。1938及1939年，曾由中央大學兩次油印，用供學生檢閱。是後廢續其事，隨時補充，並於1957、1960年訪問美國時，參考各大

學及國會圖書館收藏，加以增訂。1963年，清季部分（1829-1911）在臺北出版，正文1450頁，附表95頁，分訂兩冊。

二、民國部份（1912-1949），亦即尚待印行者，份量較清季部份為多。擬分為三冊，1912-1925、1926-1937、1937-1949年各為一單位。

三、目前1912-1925及1926-1936年之部，雖大致完成，惟仍須修正，並增加提要與附表，大約需時十二個月即可付印。1937-1949年之部，撰寫之時，正值大局多故，參考資料不易獲讀，有待補正之處較多，大約亦需時十二個月，方可竣工。（註5）

夫子寫此備忘錄，預計待時二年，其書可補充完竣，然未料同年（1975）九月十四日因心臟病發，病逝於美國。門人後學既痛傷先師之逝，亦深省師門手澤須能經理問世，此在近代史所同仁無不重視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之問世，乃由前後繼任所長王聿均、呂實強等將此書稿，由近代史所安排付印，於夫子仙逝後之第四年（1979）刊印全書為四冊，用以作為紀念郭夫子開創近代史所，一手培育後學各成專業名家之重大貢獻與陶鑄恩誼。

郭廷以夫子畢生研治編年史，專擅年代學，陶教我等後學，每人俱能編撰歷史年表，亦成為近代史所同仁治史專長。鄙人在

師門調教之下，很早即於編纂《海防檔》、《中法越南交涉檔》、《教務教案檔》等書，每書俱附有歷史年表。我等從事之員皆出門下，有呂實強、李國祁、王樹槐、李恩涵、鄧汝言、王璽、黃嘉謨以及鄙人，俱為早期從事編年史之後學。年代學實為南港學派共具特長。

事實上，郭夫子後輩門人以年代學有成就而名世者，吾可推舉三人，一為陸寶千先生，一為王家儉先生，一為魏秀梅女士。彼等專門著作可以覆按，正見夫子調教，造就編年史名家，年代學大家。上舉三人是重要繼承者。

二、斷代史學

郭廷以先生乃一代史學大師，其治史所長，自不在編年史一門，而尚有通史學與斷代史學之造詣。惟郭氏著《中國通史》，原備軍中袍澤閱讀，為國防部所印行。（註6）內容簡約，發行不廣，世少人知，夫子意在淺俗，不以學術著作自待。本文提到，不具研論，供作常識而已。此外，郭氏尚另有《中國民族發展簡史》，供軍中袍澤閱讀，亦由國防部刊印，應係通史之同類著作，不具述論。（註7）在此略可說明，郭廷以先生本是博通古今，並非只專近代之一段史事。實際郭氏早在中央大學開講《中西交通史》，若不具古今史事全程通識，是無法講此類課的。郭氏大弟子王聿均曾在中央大學

修讀夫子之課，可作查證。(註8)吾人於此，自當肯定郭廷以先生在通史學一門之學問修養。鄙人亦同時了解在臺灣史學界之通史學名家應推重傅樂成先生、李定一先生兩人為此門表率。至於任教講課無著作問世者，為數不少，不具列舉。(註9)

本節重心自在於介紹演述郭廷以先生之斷代史學。說來中國二千年之史學正宗，即是斷代史學、二十五史，除《史記》為通史學外，其餘俱是斷代史學，自佔中國史學主流，凡治史者，無不依循其道。劉知幾《史通》之六家，標示為《漢書》家，即斷代史冠冕。郭夫子既工擅編年史，亦長於斷代史，在於中國近代、現代領域着手甚早，用心實深。預計全書寫成，可達十一冊，民國二十九年（1940）出版第一冊，民國三十年（1941）出版第二冊。(註10)兩書俱達六百餘頁，可分述早期中外關係，以及鴉片戰爭與江寧條約，具見資料豐博，議敘精深，當年有顧頡剛於其《當代中國史學》書中，舉示蔣廷黻、郭廷以兩人之近代史書，以見時賢方家之定評：

蔣廷黻先生的《中國近代史》，係從鴉片戰爭開始敘述，迄於「七七」的抗日戰爭開始為止。為書僅四章，極為簡單。然言簡事賅，不愧為名家之作。郭廷以先生亦有《中國近世史》（按：應為《近代中國史》）。郭先生的看法與蔣先生一樣，其書搜輯完備，考證精

詳。惜迄今亦僅出二冊。(註11)

不惟顧氏當年惋惜郭廷以之書，只出一二兩冊，而此後世變紛乘，郭氏竟一直未有續作，十一冊之預計，終生未能實現，真乃永世遺憾。

事實上，郭廷以夫子抱持史家天職，始終以撰著一部斷代之《近代中國史》為念，很具有學術使命感，在其晚年一段期間（1969-1975），乘其在美旅寓即籌計撰寫一部較簡易而能達於完備之近代史著作。原計草成為《近代中國簡史》，但經香港中文大學審閱後，建議定名為《近代中國史綱》。原稿近七十萬字，稿成後再刪削至六十餘萬字，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生平宿願終得以償。惟夫子自述其先後經營過程，頗值引據，以供史界比觀：

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，屢聆羅志希（家倫）、蔣廷黻兩先生縱論近代中國史研究問題，欣悉擬合撰一書，囑為襄助。編者時正纂輯近代中國史長編，不自度量，許以追隨。其後羅、蔣先生以任重公忙，無暇及此。編者雖草成長編三冊，印行兩冊，亦以世事多故，歲月蹉跎，未能廣續。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三年，廷黻先生舊事重提，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願相勗勉，因之復為心動，惟終懼力不能勝，遲疑未決，而廷黻先生作古。一九六七年冬，旅寓華盛頓，何淬

廉（廉）先生自紐約專程惠蒞，謂友好多盼早日從事，不妨暫以晚清及民國時期為斷，勿懸的過高，總以平實簡明，可供一般閱覽為尚。再三考慮，允為一試。不久獲得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、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、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支持，遂於一九六九年秋開始，不意志希先生又繼廷黻先生謝世。一九七二年，初稿大致編就，復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助，重予釐董，年餘而畢。

此書以非學術著作，徵引均不註出處，參考書刊資料，亦概行從略。為便於讀者核比，僅將近人撰述，擇要列舉。何淬廉先生始終鼓勵，多方關注，固銘感莫名，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、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誼，同誌不忘。

郭廷以

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紐約（註12）

於此小記，充分見出郭氏此書之草撰經過，尤在好友蔣廷黻、何廉兩教授之督勸與鼓勵，而在其晚年，終得完成定稿。惟在此書出版之前，郭夫子竟於1975年9月14日病逝紐約，不免仍抱遺憾。

郭氏《近代中國史綱》一書，終在1979年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其首附有郭廷以親撰小記，已加引舉。而其書尾又有郭

師母李心顏女士所撰書後小記，於郭夫子之晚年辛苦著書，心力盡瘁於斯，以至最後病逝紐約，讀之不勝惋嘆。

郭廷以所著《近代中國史綱》問世之後，備受歡迎，於1979年刊布初版，次年出版社於銷售完竣立即改出第二版，鄙人在港任教先事買到第一版。校方出版社因其銷量可觀，乃即於校字、排錄，及裝訂均加改善，開始是總訂一冊，以為過厚，至1986年再改訂兩冊本，並加增參考書目，始成今時連出十三版形式。當年我俱在香港中文大學，敢說為此改版，曾參與編製參考書目。不敢妄言有何幫助，不過盡一點微勞而已。

夫子之此一著作，不敢說垂世不朽，但確信不同凡響。吾本及門弟子，既不能溢美稱譽，亦無能望其項背，怎敢妄議雌黃？

郭夫子之大著，本不宜由我提筆評議，強為薦介，亦難取世人公信。可幸書既問世，同年之中即有同道學者撰寫書評，是即香港文家司馬長風先生。司馬長風在香港有文名，而亦曾撰著《中國近代史》問世，得以待之為近代史同道，舉其書評，自可見識家論斷。1979年12月24日《明報》，刊出司馬長風第一篇書評，願引舉如次：

最近入手中大出版的郭著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歡喜不打一處來：（一）做為近代史的研究者，最大的樂事，莫過於見到有份量的新史著問世了。當閱讀新史著時，一方面體察著者的撰述歷程，同

時也省察自己的研究蹤跡。在浩瀚史海中，有如風雨同舟，禁不住互道甘苦。

(二) 一部新史著，定有其獨到的成就，從中可得到新的啟發，策進自己的研究。(三) 郭先生舊著《近代中國史》出版已久，距當代已遠。材料和論斷都稍嫌陳舊，現在得見這部寫到中共建立政權、韓戰發生為止的新著，怎能不喜出望外。(註13)

讀司馬長風書評，必須體察其所持立場，明白站在近代史內行同道的地位，吐出心聲。質言之，司馬長風亦是多年致力研究近代史之專家，香港文界負有聲名，其所為評，乃是生平經驗之談，在書評開始已作交代，茲舉其暴白：

郭廷以先生是近代史大家前輩，所著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，為研究中國近代者不可少的工具書。筆者從這部大著受惠良多，感念有年。(註14)

如此可證，司馬長風所展示評介，皆出肺腑之言，故有風雨同舟之慨。

同年同月二十九日，司馬長風又刊出接續之書評，標題是「近代史綱的結構」。乃是簡明評估郭著駕馭史事才學是具通識之慧心藝匠。可省本人宣揭師門史筆之鋪敘，亦必能令讀者獲得深刻而明晰之印象，故而勢須詳引司馬氏之卓識明見：

郭著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全書十九章，第一章「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」，屬序論性質，本史正文則起自一八三〇鴉片戰爭前夕，終於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，前後一百二十年。郭氏依編年而紀事，劃分為十八個專題。做了精簡而概括的敘述。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這個階段的外侮內亂，本書以兩組四題加以說明。題目如左：

第二章 西方衝擊（上）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

第三章 內部動亂（上）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

第四章 西方衝擊（下）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

第五章 內部動亂（下）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。

這種雙軌錯綜交疊的敘述法極具創意。鮮明的呈露了史實發展。使讀者對清末內外交迫的國勢增加立體的實感。所敘的「內部動亂」，包括太平天國始末、捻亂、回亂和苗亂。左右兩派史著無不將太平天國列為末章，國民黨重視它是種族革命的先鋒，共產黨青睞它的共產主義彩色。但本書竟將它列內部動亂的一部分，對太平天國的短暫王朝識力與魄力，都出類拔萃。

除晚清內亂外患列為上述四章之外，擇為重點，深入擴大敘述的自強運動及

國民革命。前者列為六、七兩章：第六章憂患中的自強運動（上），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；第七章憂患中的自強運動（下），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。所謂「憂患」，指的仍是內憂外患。在一般近代史著上，皆將戊戌維新與自強運動並重，專列一章。郭氏此書以自強運動佔兩章篇幅，而將戊戌維新與義和團事變併為第九章「改制維新與排外」，也非同凡響。國民革命分列為：第十四章再革命（上），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；第十五章再革命（下）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。綜括五四運動、中共建黨、國民黨聯俄容共、北伐、國共分裂這大串史實。概稱之為「再革命」，稍嫌草率。起碼五四運動應專列一章。因為它是現代史的洪峰浪頭，是關鍵的關鍵。

（註15）

司馬長風用短短報面，談論郭氏《近代中國史綱》全書精要特色，駕馭一部六十萬字大書，提綱挈領，暴表重點，交代明白，用字簡潔，而能使人一目了然郭氏大著之特色，在香港文界群賢之中亦足以當譽之為才華絕倫。

轉眼進入1980年1月，司馬長風復有第三篇書評刊布，題為：「郭廷以的史識」。此評正是書評中所要求之識家裁斷，世人最需要知道與借重其所評，在此不殫詳舉其說：

郭廷以這部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可說史德無虧，史識也甚為出眾。在史識方面，最使筆者心折的，是顯示了太平天國的真相。這在「近代中國史綱結構」一文中已稍有論及。國民黨史家譽為種族革命的先驅，共產黨視為共產主義的萌芽。郭氏竟直說是「集權統治」。須知這不是論斷，而是史實。經郭氏之手還原了真面目。這是郭氏此君卓著而重大的貢獻之一。

郭氏歷任中央大學教授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，與國民政府有深長密切的關係。但在本書中對國民黨及國府卻能無隱無諱、直錄史實。

盡人皆知，孫中山晚年對北洋軍閥的政策，是堅持孫、段（祺瑞）、張（作霖）三角聯盟，打擊直系軍人吳佩孚。而在當時張作霖在北洋軍閥中表現最為兇殘。而段祺瑞則是勾結日本的頭號賣國賊。反之，孫中山痛恨入骨的吳佩孚則是相當有威望的愛國軍人。國民黨史家著筆至此總是曲為掩飾。而本書在第十三章「軍閥恣睢」中列有「日段勾結」及「吳佩孚的霸權」兩節。矯正了扭曲的史實。

此外，第十六章「兩種內戰」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，實為本書最突出、精采的部分。揭露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史實，將亂如麻的局勢，組織得條理分明，又達到通變明因。所說兩種內

戰，一是國民黨的內戰，二是國共的內戰。在這兩種內戰之下，日本軍閥乃乘機入侵。於是又陷於內憂外患交煎局面。追本溯源，禍根在國民黨的內戰。本書對蔣介石、馮玉祥、閻錫山和李宗仁，北伐軍四大主力的內戰始末，說明最切實。（註16）

司馬長風之客觀評鑑，亦正表現閱讀深細，見及郭先生之治史功力與造詣，其所讚譽自是出於真心景仰，評敘中肯切當。當然，司馬長風並有第四篇書評，刊於1980年1月23日，意在指出郭著《近代中國史綱》之疏略處，惟司馬指謂既有疵議，與郭氏貢獻相較，不過九牛一毛，本文自亦不加載述。

郭夫子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，於斷代史言當可不朽。忝列夫子門牆，吾實不敢贊一辭，幸能採擇同道名家司馬長風之書評，當可推薦學界參考，且足以彌補吾為此文之罔忽疏漏。

郭廷以先生門下弟子中，能繼承斷代史而有著作問世者只有兩位，其一是大弟子外交史大師唐德剛先生，著有《晚清七十年》，具近代史之形制格局。其二為學長張玉法院士，著有《中國現代史》，適足接續唐德剛晚清之部。

至於前引顧頡剛之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，書中舉示蔣廷黻、郭廷以之著作可勿再重述。而二十世紀開此一門學問，實是同時代名家輩出，若陳恭祿、周谷城、翦伯贊、范

文瀾等，以至旅臺學者李定一、李守孔、黃大受、李方晨等，亦俱有近代史著作。此一斷代史可謂是比前代任何一代更表現名家輩出，蔚然形成一代顯學。

三、表系圖譜學

表譜圖錄之學，始定於《史記》之十表，乃司馬遷承襲前代牒記，而開創表譜體制。司馬貞索引，謂其本之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。然古代固有之表系譜牒俱未傳世，則自司馬遷起始，乃創表譜十篇，為後世開此一大史學門類，歷代正史之著作，無不襲其規制。

《史記》十表其特為重要者有四，即：《三代世表》、《十二諸侯年表》、《六國年表》及《秦楚之際月表》，皆具一定功用，為後世開宗。（註17）

但凡治史，表系圖譜殊不可缺，正史紀傳體者，劉知幾推為史學二體之一。凡分紀、表、志、傳，為紀傳體定式，代代傳承以至民國初年之《清史稿》，無不奉為圭臬。

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表譜之學迅見沒落。蓋治史者偷苟取巧，急功近利，乃至無人願投身於製表功夫，有者已寥若晨星，漸被隱沒。

郭廷以先生治史最重表系圖譜之學，一生雖無表譜專書，而其所為編年史之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及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其書皆附有職官表，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

誌》且附有太平軍各戰役活動地圖、捻軍活動地圖、以及東捻西捻區域地圖等，雖然其列清政府職官表是前有舊本，而其太平天國職官則全出一手編製，凡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附列表系圖譜，凡佔 178 頁，俱出郭氏親手一一編製，前無因襲，皆出新創。

郭著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所作表及圖附於書後，茲分別列舉各表、圖之名目：

一、太平天曆與陰陽曆對照表（註 18）

二、太平天國人物表。下分：

甲、王表

乙、國宗王宗表

丙、侯表

丁、丞相表（附尚書）

戊、將表

己、檢點指揮表

庚、六等爵表

辛、翼王部屬（註 19）

三、主要戰役將帥表

1. 北伐之役，1851-1852

2. 北伐：永安至南京，1852-1853，參照圖一

3. 北伐：南京至天津，1853-1855，參照圖一

4. 西征：1853-1856，參照圖二

5. 經營江西，1855-1856，參照圖二

6. 天京初次解圍，1856，參照圖二及圖十二

7. 江浦與三河之役，1858，參照圖六

8. 翼王遠征，1857-1863，參照圖十四

9. 天京二次解圍，1860，參照圖八及圖十二

10. 陳李西征，失守安慶與佔領杭州，1860-1862，參照圖七

11. 攻奪上海，1862，參照圖八及圖九

12. 救援天京，忠王西征，1862-1863

13. 江南攻守，1863-1864，參照圖九

14. 浙江攻守，1862-1864，參照圖九

15. 西趨江西，1864，參照圖十一

16. 南入閩粵，1864-1866，參照圖十一

17. 西北遠征，1862-1865，參照圖十

18. 捻眾分合，1864-1868，參照圖十三及圖十四

按：以上 18 組之各地戰役簡表，皆附有地圖參照，並有簡明文字敘述經過，其中各役動態，俱以太平軍之活動為主。正見其史乘重心，足以迅速了解史事脈絡，十分精要。此下自第 19 項戰役表之各路戰爭動態，則以清軍將帥為主，讀其書務要清楚區別。

19. 湘軍東征，上，底定湘楚，1854-1856，參照圖二及圖六

20. 湘軍東征，中，經營贛皖，1856-1861，參照圖六及圖七

21. 湘軍東征，下，進規金陵，1862，參照圖六

22. 李軍平吳，1862-1864，參照圖七及圖九

23. 左軍平浙，1862-1864，參照圖七及圖九

24. 駱軍平川，1861-1865，參照圖十

25. 三圍金陵，1862-1864，參照圖十二按：由清軍將帥主動之各戰役表，止於第 25 項。再連同附列地圖（未編頁數，不計）則此項之各大戰役將帥表即止於此。（註 20）

四、洪清兩軍，戰爭地圖（註 21）

五、清督師大臣表（註 22）

六、剿捻統帥表（註 23）

七、洪清兩方洋將簡表（註 24）

郭氏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其附錄所列表譜地圖達一百七十八頁，圖表編成七類，凡當代開此太平天國史之學術，一切體制形式議論辨識，無不憑空開創，一切表譜圖錄亦全無因襲之材。則郭氏之功力學養，駕馭原始材料，一一納於表系圖錄，可謂憑空獨創，專擅一門。余大學時代，最喜研治太平天國史，尤於郭夫子之表譜得益最多，蓋其圖序精要，表系簡明，最能快讀流覽，獲致通盤了解。

郭廷以先生入室弟子，能傳承夫子之教表系圖譜學者，則只有魏秀梅女士一人。其用三十年功力編製《清季職官表》，七十年代出版，並於二十世紀末，增訂改版於 2002 年刊印新版。內容尤見豐富，便於長期參考，足與當代表譜名家雁行並列。

我輩後生晚學，追隨郭夫子到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學問，前期同仁，一開始即要撰寫年表，列於所編史料專輯之後，刊布問世。有此經歷者有：呂實強、李國祁、王聿均、李毓澍、黃嘉謨、王樹槐、王璽、李恩

涵、林明德、黃福慶以及鄙人，俱可取書覆按。而鄙人著書，自無專門表系之品，則至少有七種著作附有表、地圖、圖解，以及畫報插圖。（註 25）

可惜者，當今二十一世紀，表系著作已漸衰絕，學界無人從事，世間少有識者，難免其絕緒於今時。

回顧二十世紀百年間，表譜名家具權威專著貢獻者屈指僂計，不出十人，實有鄭鶴聲、梁方仲、湯象龍、嚴中平、黃炎培、龐淞、譚其驤、錢實甫、嚴耕望、魏秀梅配稱為專門名家。郭廷以夫子雖然功力深厚，並無專書，故不列計，我輩末學，自更不足論矣。

四、歷史專論

歷史專論乃是二十世紀開始廣用之新著作型式，已於百年間佔據史學著作主流，已完全取代固有之史書形式。事實上今時之史界，已無人有能力承擔正史紀傳體之撰著。一切推託之借辭，皆非真實。

歷史專論，有專書及論文兩種形式，自有其史學重要價值，乃在其綜合通貫之全般概觀，嚴密完備之結構體系，並必不缺分析思辨與最後結論，此在史學學術而言，可謂是重大創新。

歷史專論形式，非一朝驀然創生，乃長期積漸形成。自今時向前代推，應啟導於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鄧實、黃節、劉師培、

章炳麟、章鴻釗及陸紹明等人在上海創辦之《國粹學報》。其報即刊布史學領域之研論，多數由劉師培、章炳麟、陸紹明及黃節執筆。何以會遲到此時而有史論出現？勢須向上追溯晚清之思想學術流變。

雖然世人能見及清末名家有論史之文，實非無緣無故，憑空開此論域，蓋亦源於近代思潮激盪而派生。我人或可盡量上推至於中國自《史記》起之正史論贊，以及宋代名家若王安石之論孟嘗君、蘇軾之論留侯、歐陽修之論伶官，皆不具後世專論格局，不足為後世法也。若探討今代之專論而進至於歷史領域，則其出也晚，竟至於二十世紀。學術流變當須自明季陳子龍之《皇明經世文編》見其淵源。而賀長齡、魏源之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乃為正式先驅前徼。及於鴉片戰爭及二次鴉片戰爭之後，遂有一時盛起之時務論創生，亦因而有經世（經國濟世）之開新面目也。一時之時務論名家則有魏源、包世臣、郭嵩燾、薛福成、張斯桂、黎庶昌、王韜、鄭觀應、馮桂芬、陳虬、宋存禮（即宋恕）、湯震（即湯壽潛）、陳熾等，所論皆關國家庶政，無一人涉論歷史。

及至光緒二十四年（1895）甲午戰爭中國戰敗，割地賠款，遂至衝擊中國士大夫之危亡警覺，乃使時務論一變而為救亡圖存之時政論，內涵有擴大轉變，群趨於喚醒民眾、挽救亡國滅種，持論激切醒目，淺顯直率，可綜括其重心，在於保種、保教、保國。其時一代論者無慮在百人以上，其有名者則

可舉嚴復、孫文、黃乃裳、梁啟超、汪康年、徐勤、麥孟華、樊雄、易鼎、畢永年以至於鄧實。惟於保教目標之下，而有《聖學會》之組織，保國目標之下，而有保國會、粵學、南學、蘇學、保浙、保滇、保路、保礦等學會組織。而在保種、保國思潮之下，乃有鄧實在上海創組《國學保存會》，於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由保存國學，遂即導向於歷史問題之研討，而終由名家劉師培、章炳麟、陸紹明、黃節、章鴻釗等，各自展開歷史專論文章。最早則出於鄧實、黃節二人領導而創辦《國粹學報》之專業刊物，今代之歷史專論自此起緒，為一門學術先河。後起者踵事增華，始蔚然形成學術大宗。總之，歷史專論形制，當自《國粹學報》始啟文運先聲。

郭廷以先生在歷史專論盛行之世，自亦撰著專論，供之史界。在五十年代，出版《臺灣史事概說》一種，為通博之臺灣全史，足以繼承連雅堂之《臺灣通史》。（註26）另有專史《俄帝侵略中國簡史》，乃較簡化通俗性之書。然必言之有據，史實可靠，足以建構全局通識，俾世人獲致正確知識。（註27）

郭廷以先生尚有一些專題論文，自是今代理史專論之作。在夫子逝世後，為近代史研究同仁收輯，編成論文集，題稱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。（註28）

綜觀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一書，收錄專題論文十九篇，附錄三篇。在正文十九篇之

涉論領域，編者分為五個重心，即為近代重大問題，當在此布陳其要。

甲、中國近代變局及其因應

此組收文五篇，俱為夫子精華之作。其一，「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」，本書講變局，此文導其先路，述其動因，正以使人認識所處時代乃是強凌弱、眾暴寡，競逐慘烈之新局面，勢必被動因應，以免帝國主義者之吞噬奴役。（註29）

其二、其三兩篇分為：「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」及「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—晚清譯書與西學」。乃在論述西方思想、學術以至全般文化之對華輸入，而中國朝野因應，接受外來知識技術，開辦自強實業，是謂之辦洋務，以求國家進至於富強，其打根基，自須譯書、辦學、出洋游歷，並要逐步迫使中國作政府結構改革，是所謂之變法。郭夫子於此因應之道，命之為近代化。（註30）

其三，中國走上近代化，及其曲折過程。郭氏十分重視中國之近代化，從四十年代已用心於中國近代化問題，留有兩文，可供參考，即：「從中外交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」及「中國近代化的延誤—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」。郭氏提示近代化，已將問題關鍵打開，故明言中外交觸，並檢討中英早期關係，我輩後生服膺師說，亦領悟到根本所繫於國家開放之決心。中國是否能夠迅速富強亦與開放密切關聯，惟在清廷主政

者之顛預無知，因應乖方，終不免遭受帝國主義者之武力來犯，清廷屢敗，洋人得逞，遂以中國為可欺可愚，歐洲大小國家得以更番要脅威嚇，攫取土地利權，中國已國不成國，為世界次殖民地。終使郭氏扼腕慨歎中國近代化之延誤，真乃一部痛史。（註31）

乙、中外關係探討

此一組論域收有論文六篇，探討中國與五個國家之外交關係。茲予分別引敘：

其一，「中英鴉片問題與林則徐的措置」。郭氏此文重點置於中國當年之鴉片流毒，以及國家漏銀之兩大因素，任何一國，任何一代，均須面對而作解決，故禁烟之舉實不可免，處置英商不使輸入鴉片，具一國法權之正當性。又林則徐處置洋人在華犯罪甚至打死華人，乃是一國自主法權，郭氏史家，均予正面肯定。至於英外交官恃強蔑理、用計導致兩國戰爭。史界諸多曲說，有違良知，無論中西，大見異說紛呈，則郭氏立旨論斷，為文雖短，實可昭天下公信也。（註32）

其二，中日關係有文二篇，即：「六十年前中日的戰與和」及「中日交涉中的歷史教訓」。前文載述史實重點，後文展示史識議斷。以戰而言，指出日方之預謀與主動突襲以至佔據朝鮮決戰黃海海戰；以和而言，則議中國被動因應，朝野沸騰，而終不免簽訂屈辱條約，割地賠款，給予讀者提供正確常識。（註33）

至於郭氏所撰中日交涉之歷史教訓，此文乃郭氏生平論史之最深入精彩之作。全篇通論近代自 1868 年至 1950 年近百年之中日關係簡史，句句精要，字字璣珠，痛論中國面對之歷史教訓。甚願識者取而熟讀。無論海峽兩岸，今時均仍須閱讀，以為對中日關係者作借鑑。願舉郭氏起意之說之開端語，以供對之思考：

如果就相交之道來論，中國絕無負於日本，日本大有愧於中國。八十年前的兩千年，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，有造於日本者至大，八十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，為禍於中國者獨深。（註34）

凡思考近代中日關係者，當明歷史教訓之根本實義，不能有一廂情願之想。

其三，中俄及中美關係。在此何以將美、俄兩大國放在一起談？乃因郭氏並未涉正式面對中俄、中美彼此間直接外交關係，而是美、俄皆對中國屬國朝鮮啟動直接接觸，在此點上，牽使中國面對朝鮮問題之陷入國際爭較影響力交涉漩渦。論題之一是「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被阻」。俄國因中國積弱，想染指中國屬國朝鮮，志在吞併，中國無法袖手不問，乃造成中俄間之外交問題。論題之二是「中國與第一次美韓條約」。美國亦不重中國宗主國地位，而直接與朝鮮建交，並訂立條約，此亦帝國主義者慣用手法，中國迫於被動，不能不起而干

涉，與美國周旋。郭氏兩文俱以論述中國在世界紛爭之變局，中國國力不競，外交軟弱，備受強國欺愚，徒呼負負，萬般無奈。

（註35）

其四，中越關係，郭氏論題是「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」。其文通敘中越二千年間歷史，詳論中國長久提携相助，尤其文化關係之深厚，長期相倚之友好。以至近代之越南亡於法國之慘痛，並二次大戰扶其獨立，以謂彼此仍應相偕相倚，及和睦如昔之交誼。諄諄申敘，歷歷舉證。此文草於民國四十五年（1956），距越戰尚遠，惟美國早已插手越南，而美俄爭雄，終使南越北越成為敵對，終至步步深入，介入越戰。郭氏祝願中越永為兄弟之邦，亦不免成為一廂情願。（註36）

丙、太平天國史

郭廷以乃研治太平天國史名家，前節論及其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。而郭氏撰寫專題論文則只有兩篇，一為「太平天國的集權統治」，一為「太平天國戰史」。前一文表現識力，後一文表現功力。先介紹後一文，前節議敘郭廷以先生之表譜學，曾指出郭氏所製各大戰役統帥戰將表，其每表小序，最見精要。此次之文，綜合論述戰史，區分前、中、後三期，一一申敘與清軍之交戰。包括天京三次危急，以至西征、北伐，東陷吳會，可謂清晰簡明，能使讀者印象深刻。再談前一文郭氏明言太平天國之集權統治，

是發他人所未能發。前已提及司馬長風稱譽備至，代表郭氏之研究識斷，足稱成一家之言。向時鄙人在香港中文大學教中國近代史，講到太平天國之研究大家指出三位大師外有二位專家。三位大師則指簡又文、郭廷以、羅爾綱。三人觀點不同，對於太平天國之觀點，簡又文是主張民族革命說，羅爾綱是主張農民起義說，而郭廷以則主張集權統治說。至於另二位太平天國史專家則為彭澤益及謝興堯。其實晚近學者又有王慶成一位。（註37）

丁、臺灣史乘

郭廷以先生原有專書《臺灣史事概說》，五十年代出版，具備臺灣地方專史之功能，敘議精深，取材豐富，能予人以正確之完整認識，後輩史家專門釣魚臺及琉球史名家鄭海麟先生十分推重郭氏之書，以為史界定評。

郭先生又有專題論文四篇，收入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此一類論文，乃照其刊布年代先後列序，分為：「臺灣的國際關係——一個歷史的說明」（1948年發表）、「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：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」、「臺灣早期的經營（二三〇年～一六八三年）」、「臺灣的開發和現代化（一六八三年～一八九一年）」。

其中最後兩篇，應是郭氏草就交稿，供薛光前、朱建民編纂《近代的臺灣》一書之用，因是出刊之時已在郭夫子病逝之後（其

書1977年出版在郭氏亡故之後兩年）。

有關後列兩文，乃是統敘古今史實，自三國時之吳大帝孫權開始遣人採訪臺灣，中經十三世紀元朝在澎湖列島建巡檢司，當為正式收入中國版圖，繼經明臣鄭芝龍、鄭成功之率領眾民人開發臺灣，是為建軍築城設郡縣之始。嗣後即至於現代化之經營，自然建商港設電線造鐵路，遂成現代化之前驅。

（註38）

關於第二篇「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」，其草撰初稿另附二篇初稿（內有從張騫到左宗棠一文，適正當鄙人在大學讀書，郭夫子交我與同學劉蘭秀二人代為謄錄者，是以記憶至今。）此文乃刊載於《大陸雜誌》。郭氏對於自強運動領袖：沈葆楨、丁日昌、劉銘傳之辛勤開發臺灣，尤其福建巡撫駐臺，以至臺灣建省劉銘傳在巡撫任內之闢建縣鎮規模，並建築鐵路以及鐵廠、槍砲廠，俱見其大有助於臺灣之現代化。（註39）

戊、西北東北邊疆經營

郭廷以先生之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書中，收兩篇論邊疆之史。郭氏本有《俄帝侵略中國簡史》一書。然此兩文重點則在於中國自身之邊疆經營，兩文論題乃為：「從張騫到左宗棠—西北二千年的經營」及「東北的開拓—明清的東北經營」。前一文余在大學讀書曾為夫子鈔錄，夫子並招我兩三同學至其府上吃飯，至今難忘。

編者為郭夫子編輯專論集，將十九篇正

文，以邊疆之史殿後，原無特別考慮，或致使人輕忽此兩文之價值。而以鄙人之閱讀經驗，則以為其寫作手法必須效法。蓋凡治史途徑，今之風習大致群趨於小問題之深入研析，多數走小題大做之路。惟郭氏論邊疆史，則運用宏觀手法，大氣魄為通敘一代。所謂從張騫到左宗棠，二千年史一氣呵成，所謂明清兩代經營東北，亦五百年史程，表現作者識力、學力、功力之融合，寫來自見恢宏通博。郭氏如此造詣亦見於沈葆楨、丁日昌、劉銘傳之臺灣開發，俱能看出大師運筆之雄偉。（註40）

郭廷以先生之歷史專論，在近代史研究所之門下生徒，無不倚為治學先路，奉為圭臬。所有南港學派追隨學者三十餘位，每人俱有歷史專論著作，或為專書，或為論文，每人俱能獨當一面，各具專長，各擅勝場。專書出品繁多，水準超卓，俱有著作目錄可以覆按，鄙人附驥，願為後勁。站在南港學派立場，願與各路高人交手過招，但須以文字相見，鄙人不會猶豫退縮。

結論

世局遞嬗，人事滄桑，偉大碩學師儒，每至身後沉寂冷落，學林中難於懷計。門生後輩為報教誨之恩誼，不能不追懷師恩而宣述其學問道藝。吾於引言已先點出南港同仁受教者之四次出書紀念，當足慰夫子在天之靈。蓋集體合輯各樣文集紀念，殊非容易，

除郭夫子之外，史界尚有談到紀念呂思勉大師之文集《蒿廬問學記》，有二十三位史學界後輩執筆，蔚為鉅製，令人健談。而吾輩四種鉅製文集，每種均在五百頁以上，南港學派之繼承夫子，仰懷恩誼與教誨，可謂並不後人，亦足宏揚師道，表率士林，未落他人之後。

至本年止，吾著手撰寫郭廷以（量字）先生之文，大小已有六篇，只有本文方屬學術性之文。蓋在概略統敘夫子畢生學問大體，未能深入，雖已不下二萬字，亦只不過提要勾玄，點到為止，淺識浮議，不足貴也。曾讀王永興先生《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》，則信當今學界之涉論陳寅恪生平學問者，則此書真可稱為上乘之作。全書 465 頁，門人表彰師教，真巨著也，拙文怎敢比附？似王永興之大作，誠亦史界罕見，殊無其匹，令人敬佩。

郭廷以先生生平著作，已敘於前，其於史學界最具功力最有特色之作，即為編年史之作，二十世紀百年間，並無第二人作此類撰著，乃史家之信心毅力有以使之，乃能獨步學林，為後世典範。其他各樣各體著作要以其《近代中國史綱》可以傳世不朽，吾撰此文，冒昧自專，任情操觚，務求同道學長寬恕余之魯鈍。

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十六日

寫於多倫多

【註釋】

1. 〔唐〕劉知幾撰，〔清〕蒲起龍釋，〔民國〕呂思勉評，《史通釋評》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民國 64 年印），頁 1，六家。
2. 劉知幾撰、蒲起龍釋、呂思勉評，《史通釋評》，頁 27，二體。
3. 郭廷以編著，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（臺北：民國 52 年 3 月（1963 年 4 月）印，全二冊。此據郭氏自撰「編者說明」。
4. 郭廷以編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6 年 4 月初版，1976 年 2 月臺灣第三版），羅家倫先生序。
5. 郭廷以編著，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68 年 7 月（1979）初版）。前言。
6. 郭廷以著，《中國通史》（國防部總政治部，民國 49 年（1960）印）。
7. 郭廷以著，《中國民族發展簡史》（國防部總政治部，民國 42 年（1953）印）。
8. 王聿均訪問紀錄，《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93 年（2004）4 月印），頁 1-50。
9. 本文述論先師郭夫子具有通史學造詣，並未溢美本師，亦未敢漠視同時代學者前徽，乃為重點不在全面探討，並非抹殺他人。僅提臺灣同時期史家，只能舉傅樂成先生、李定一先生為此門名家。正文未提早期通史名家，蓋在免於汨濫申敘，喧賓奪主。茲在註文引舉顧頡剛先生之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，其書 85 頁，所推舉一代通史家之說，以供比觀：「其中較近理想的，有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《中國通史》；鄧之誠《中華二千年史》；陳恭祿《中國史》；繆鳳林《中國通史綱要》；張蔭麟《中國史綱》；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等。」載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，民國 34 年（1945）著成。
10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史》，第一冊（長沙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29 年（1940）印）。又，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史》，第二冊（長沙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30 年（1941）印）。
11. 顧頡剛著，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，民國 34 年著成，頁 84。
12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9 年第一版，1986 年第三版，2008 年第三版之第十三次印刷），全二冊。首頁郭氏小記。
13. 司馬長風書評，載 1979 年 12 月 24 日《明報》。
14. 司馬長風書評，載 1979 年 12 月 24 日《明報》。
15. 司馬長風書評，〈《近代史綱》的結構〉，1979 年 12 月 29 日《明報》刊布。
16. 司馬長風書評，〈郭廷以的史識〉，1980 年 1 月 11 日《明報》刊布。
17. 司馬遷著，《史記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景印大陸排印本），卷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等四表。
18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1-9。
19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10-82。
20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83-147。
21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。按，本書附錄所編載「洪清兩軍戰爭地圖」，僅在頁 148 載有圖序，而所有大小地圖，並未列頁次。
22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149-152。
23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153-158。
24. 郭廷以著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附錄，頁 159-178。
25. 本人之著作有七種附有表譜、圖解、畫頁以及人像。此七本書即：《淮軍志》、《清季兵工業的興起》、《晚清政治思想史論》、《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》、《五口通商變局》、《近代上海科技先驅之仁濟醫院與格致書院》及《中國近代文運之升降》。

26. 郭廷以著，《臺灣史事概說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54年印）。
27. 郭廷以著，《俄帝侵略中國簡史》（臺北：臺灣書店，1954年印）。
28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7年初版，1990年二次印刷）。
29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77-92。
30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27-76。
31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3-25、93-105。
32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155-168。
33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169-184。
34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185-198。
此文原載民國 40 年 2 月（1951）《大陸雜誌》。
35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199-215，
前文；頁 217-242，後文。
36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243-275。
37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109-151。
38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329-375。
39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299-327。
40. 郭廷以著，《近代中國的變局》，頁 377-422。